

梁錫華編譯

天淨沙

徐志摩英文書信集

(中英對照)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六八年三月初版

徐志摩的熱情與浪漫是聞名的，正因為他那份得天獨厚的豐富感情和磊落胸懷，使他在交友上無往不利，而他的機智、風趣、瀟灑、坦誠，更使他在西方世界成了中國留學生中卓然不凡的人物。中國留學西方的人為數不少，然而像徐志摩那樣，在外國人中交遊廣闊的却不多見；而且他所交遊的，大多是一時俊彥——印度詩人太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和他的英國弟子恩厚之(L. K. Elmhirst)、英國文學家狄更生(G. L. Dickinson)、威爾斯(H. G. Wells)、藝術家傅來義(Roger Fry)、語言學家歐格敦(C. K. Ogden)、哲學家羅素(Russell)、漢學家魏雷(Arthur Waley)等人，都是徐志摩的異國摯友。

不過，徐志摩在海外的活動，並不為人所習知。一九四〇年，鼎鼎大名的英國漢學家魏雷曾在「欠中國的一筆債」一文中，對徐志摩百口交譽，說：「我們對中國的文學藝術所知已不少了，也略懂二者在古代中國人所起的作用。但我們却不太清楚文學藝術這些東西在現代中國有教養的人士中的地位如何。我們從徐志摩身上所學到的，就是這方面的知識。」

又說：「徐志摩是中國在戰後給我們知識界的一項影響。」可見徐志摩在英國並不只是作學生，他也作了文化交流的大使，事實上，魏雷曾向徐志摩請教過不少唐詩的問題。可惜魏雷這些話一直不受注意，寫有關徐志摩文章的人，無論是學者專家或一般的作家記者，顯然都不知道魏雷說過這些話。

本文所推介的「徐志摩英文書信集」，包括徐志摩致恩厚之、魏雷、羅素及羅素夫人、太戈爾、傳來義、安德魯等人的英文書信，並附錄胡適致恩厚之及恩厚之夫人，恩厚之、太戈爾、嘉本特等人致徐志摩的書信，正是徐志摩與海外友人通信的一部分資料，所有徐志摩集子中均未曾收錄。這些珍貴的資料，是徐志摩學生的學生——即本書編譯者梁錫華親赴英倫，踏破鐵鞋，走訪和徐氏有關的舊地和故人，才搜求得來的。雖然不得全豹，不過，由於言些新資料的發現，蔣復璁和梁實秋二位先生所編的「徐志摩全集」內的年譜，却已有許多地方亟待補充和修正了。

徐志摩由於邀聘太戈爾來中國講學並擔任他的翻譯和導遊的緣故，與太戈爾及其弟子恩厚之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太戈爾贈給他一個印度名字「素思瑪」(Susima)，徐志摩則賦稱老詩人為「老戈爹」，太戈爾鼓勵徐志摩辦個季刊之類的英文雜誌，「藉此建造一條直通的橋樑，一頭接新中國以及其中生發的靈感，又期望另一頭接其他各國的智識界。」並支持他在中國創辦農村建設事業，恩厚之在聽到徐志摩手頭拮据時，立刻滙了二百五十英鎊給老朋友，後來又為徐志摩和陸小曼夫婦籌劃到歐陸遊學……。這些異國友人的鼓勵和援手，對於這位熱情詩人無疑曾經發生極大的鼓舞和幫助，徐志摩回給恩厚之的信中說：「在這暗無天日的環境下，從真情流露出來的舉動，簡直使人滿懷感謝和驚喜而感動到目瞪口呆。」這些充滿感情的書信，不僅代表異國友誼的誠摯交流，更是東西文化的交通和互為影響。本書

的每一封書信，都由編譯者以流暢優雅的文筆譯成中文，互相對照，頗能傳達詩人和他摯友之間的濃情蜜意以及思想氣質。

編譯者指出徐志摩寫信時和寫文章一樣，都有潦草的毛病，但認為原書信上的錯誤並沒有指明的必要，而保留原貌。在所刊書信之後，遇有需要時都加上註釋，使讀者明白每一封信的意旨和相關的前因後果；甚至考證出書信上的誇飾和錯誤，如徐志摩民國十一年離歐回國前在柏林寫給羅素夫婦的信末有羅素的按語：「徐先生是一個有很高文化修養的中國籍大學肄業生，也是一個能用中英兩種文字寫作的詩人。……很可惜，徐先生在回國途中遇意外身亡。」後註釋說：

「上面的譯文是羅素本人在徐志摩書信檔案上所批的按語。根據加拿大麥馬士德大學圖書館檔案專家柏立維（Kenneth Blackwell）鑑定，認為羅素的批語用原子筆書寫，所以不會早過一九五七年。批語的第一句以及最後關於徐氏死訊的一小段和事實大有出入，大概是羅素年老時記憶錯誤了。」

可見編譯者的態度相當忠實。再者，書首一篇代序名為「徐志摩海外交遊錄」，詳盡討論徐志摩與海外人士締交及所受的影響，書末並附信中常見的人名和地名註釋，條理井然，詳實謹嚴。

編譯者在前言中曾說：「這本書是筆者計劃編寫的一組書中的第一冊，以後盼望出版的是『徐志摩新傳』和『徐志摩詩文補遺』，都是根據原始資料下筆，相信對徐志摩和中國新文學研究有點助益。」由「徐志摩英文書信集」的編譯看來，這一系列的出版計劃將會是對中國新文學研究者的一大貢獻。